



新格古史論卷之十一

雜考上



後學吉水王佐 功載 增輯

玉璽考

王佐

通鑑綱目漢光武建武三年春正月馮異大破赤眉劉盆子降得傳國璽經慈湖王幼學集覽云璽王者印也綬帶也所以繫璽黃赤綬四彩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畧衛宏曰秦以前以金銀為方寸璽秦始皇得楚和氏璧乃以玉為之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秦王子嬰以獻于漢高帝謂之傳國璽王莽篡逆使安陽侯王舜迫王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后出璽授之地璽因歸莽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降赤眉樊崇等立劉盆子盆子以璽綬奉上光武手獻帝時董卓作亂

掌璽者投諸井富貴孫堅入洛討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
浚井得璽素術楷法乃拘堅妻奪之時廣陵刺魚徐璆徵詣京師
道為術所劫後術死璆得璽還以上獻帝於許昌時建安四年己
卯夏也漢以禪魏文帝魏以禪晉武帝前趙主劉曜使劉曜入洛
陽執晉懷帝取璽於平陽獻魏後為後趙石勒所并璽乃歸勒勒
為魏冉陵所滅璽居西閩閩敗璽存其大將軍將幹求救於晉征西
將軍謝尚尚使其將戴統據枋頭遂入鄴助守給幹得璽以還建
康時東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也

佐按自璽寄於劉石凡五十五年而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相繼
傳之梁元帝承聖二年壬申夏四月盜竊梁傳國璽歸之北齊蓋
侯景得之景死其侄中緒思賢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
建取以送鄴後周任以比齊而得之隋文帝滅後周而得璽唐滅隋
璽歸太宗後梁末祖篡唐而得之後唐莊宗平亂入洛而得璽明

宗嗣立傳至後珂後晉主石敬瑭舉兵入洛陽從珂携璽登玄武
樓自焚死時清泰三年丙申十一月也自是璽不知所在契丹從
後晉出帝求之不行得蓋璽之已後唐清泰丙申至宋太祖建隆
元年庚申凡二十五年自宋建隆庚申至宋祐宗元符元年戊寅
又一百三十九年而宋復得璽於咸陽又自宋元符戊寅至宋鈔
宗靖康二年丁未凡二十九年而璽沒入金虜南宋一百五十一
年無璽明矣元世祖平宋凡十六年亦不得璽至至元三十一年
甲午正月始得璽于太師國王之孫拾得之妻脫脫真家成宗
即位而元始得璽至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凡六十二年而璽隨順帝北歸矣

秦別有一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或云隋煬帝蕭后為孫政道并傳國璽奔突厥唐太宗即位自
製一璽其文曰皇帝壽昌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唐高祖蕭后與政道

自突厥奉璽來歸車始得璽焉

宋哲宗祥符元年戊寅正月得秦玉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在於河南鄉到銀村脩舍得古玉印有光熙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於朝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夏五月受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元符

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十二月得鎮國寶

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凡九字詔名鎮國寶明年改元大觀

大觀二年戊子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

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寶鎮國寶通曰八寶

政和七年丁酉秋七月作定命寶

重和元年戊戌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故時行于闕太玉命

二尺色如截肪帝命製為寶其文曰定命寶仲明係合

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魚尾製作之工絕於秦璽曰定命寶今呈前八為九寶詔以九寶為稱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寶乃我所自製也

宣和四年壬寅春正月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敖廬斬送于中

遺玉璽于桑乾河

通鑑續編注云秦以藍田玉作傳國寶六面螭紐象鼻篆文漢王太后投之殿階螭角微玷至魏文帝曹丕得之鑿刻有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至石晉歸之遼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夏四月庚申金粘沒喝退師二帝及后宮北遷凡八寶九鼎圭璧等物為之一空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傳國璽進箋

御史中丞催或進傳國璽狀曰臣者直宿衛御史臺通事關關
未即備告曰太師國王之孫同知通政院事拾得今既沒矣家
計窟極其妻脫脫真紫病一子甫九歲托以玉見質以供朝夕
之給及出乃玉印也及回家私視之色青祿而玄光采射人其
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畫璽
堦音階之上取中道一橫竅錯錯可徑二分舊貫以常條面有篆
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通皆若龜鳥魚龍之狀別其彷彿有若
命字若壽字者心甚驚駭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辨其文曰命
受于天既壽永昌曰此傳國璽文也因直趨青宮同詹事王處
端等進獻皇太妃徽仁裕聖皇后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
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

矣今當官軍脫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誠龍飛之時不求
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贖璽
日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或等及進辨寶者三人衣段
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中書右丞相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
諸臣入賀命出寶璽徧示群臣翰林學士董文用等前啓曰此
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
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云謹將寶
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證按許慎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
此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
土也至周大史指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寶以為天下
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考諸史籍并寶璽家文圖說曰傳
國璽方四寸其文飾如前秦始皇得楚卞和之璞命李斯篆其
文王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蓋田玉所刻子嬰奉璽以

降沛公高祖即位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宋齊梁陳相傳
以至於隋滅陳而得璽隋末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
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
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太宗始得璽焉
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後唐明宗嗣立再傳養子
從珂是為廢帝石氏篡立從珂自焚死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
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
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
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美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
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有明說以及我元道集皇太孫寶璽所歸之
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錄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
一璽其文亦入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
螭形盤屈凸凸其文亦入不齊編摩四際無地可實此文又按太平

御覽晉 泰元十九年離州刺史郗恢表 尚書容永稱

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螭螭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有字
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其始以斯言之當別是
奈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稽
首謹奏悵上進以聞伏希聽覽臣或不勝瞻望之至謹言

皇太妃即徽仁裕聖皇后太孫之母也

皇太子名鉄木耳太子真金之子世祖之嫡孫是為成宗

楊桓字武子宛州人幼警悟博覽群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

任監察御史秘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以卒

關闢木拓跋氏任御史臺通事成宗即位近臣以爾王事聞授漢中

道廣訪司僉事官至湖廣廉訪使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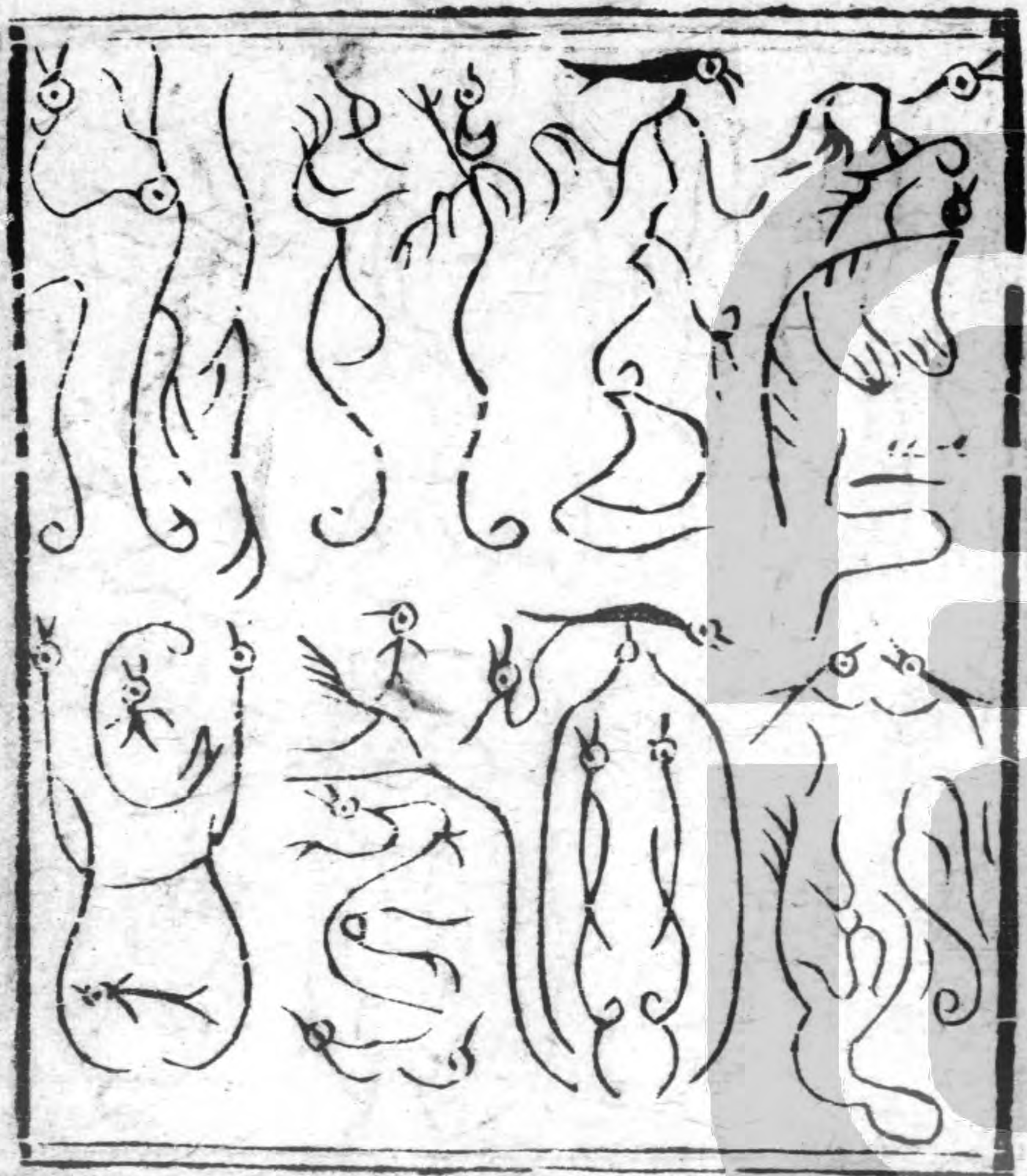
崔得礼刺氏國王速渾察之子太師國王其之孫任同知通政院事

崔或字某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 完澤元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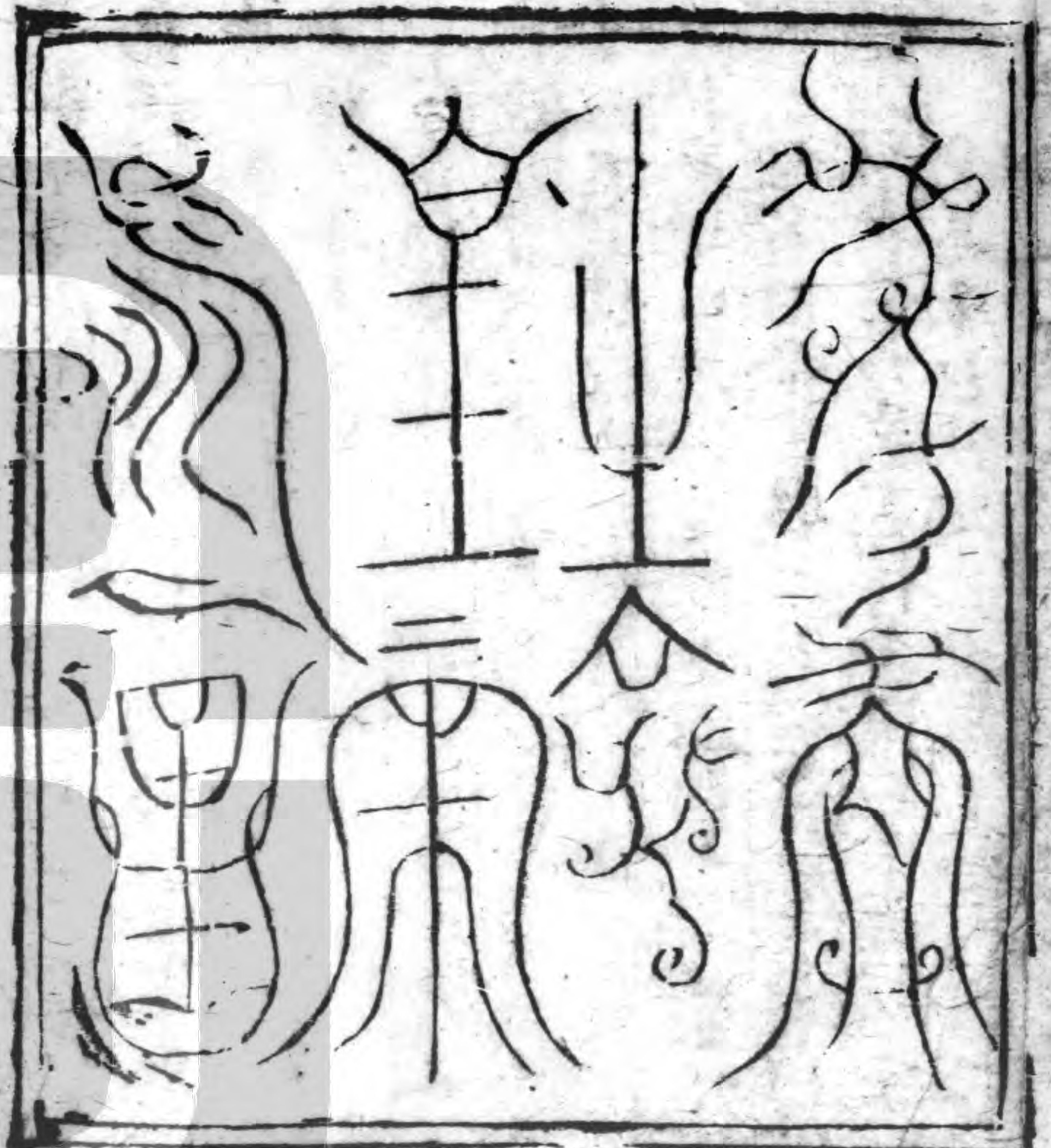
傳國璽



向巨源本
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蔡仲平本
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皇宗儒本

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古

無過於此雖龍

飛鳳翥不足

以擬其勢摹印

之祖也

已上俱泰璽

已上俱見宋薛尚功所編歷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前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小有異因

荆玉刻之非疑以傳疑之意也

天順三年春正月 日王佐記

金書鐵券考

王佐

漢高帝平定天下即剖符封功臣上者王次者侯及赦淮陰侯十二年又大封功臣百四十有三人為侯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於是甲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始作鐵券其內鏤字以金塗之故名曰金書鐵契其封爵之誓有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作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又作元功十八侯位次 見高帝紀及功臣表首 歷代因之以賜功臣

送錢允一還天台序

宋景瀛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

上將親御袞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後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自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鏐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

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奉詔續券及五王遺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功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息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敷遣之子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予知其事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寶有此券也五百載宋淳化中杭州守臣嘗連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沉官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

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呵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尚德字允一天台人

唐昭宗封錢鏐為彭城郡王賜金書鐵券

後唐莊宗封錢鏐為吳越王賜玉冊金印

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鐵券考 王仿

其券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用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 誥詞云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勲言垂漢典戴孔悝

之德事美會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東昏鏡
水在謀惡貫深齊人而爾披攘兇溟盪定海表忠以衛社稷惠
以福生靈其機也氣浸清其化也疲羸秦拼甌越於塗炭之上師
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
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實憲勅燕然之山未足顯功
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使黃河有似帶之期泰山
有如礪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近祚子孫使卿長龍寵榮克保
富貴鄉怨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
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羅隱代錢鏐作謝恩表

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
論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震
動神祇驚飛肝膽伏念臣微從筮仕殆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

忝所以行如履薄動石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謹求宜期
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策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聞聖澤永
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
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口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
不敢乘此而賈禍聖王萬歲愚臣一心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二

雜考中

聖旨教令之別考

王佐

後學吉水王佐功載增輯

秦漢

天子稱制詔敕

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

郡守稱教

無名為旨者

魏晉

天子稱聖旨

若曰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然則承旨

行事本取指撫之義以從尋常簡便之稱

大事則有制可

宣布則有詔書

除授則有敕命非古

制也

晉書王沈傳沈為豫州刺史下教求言又羅友

答桓温曰非奉教旨

唐

天子稱敕旨

如延英面對或稱進止則又或進或止取

於宸斷之我趙宋奏劄猶服用之

五代 每事稱進止

天子稱聖旨 中宮稱教旨 東宮稱令旨

太皇太后亦稱聖旨

岳阿曰令體重也教體輕也且旨者一時之名而教令

則典則之常也

天子親王文武官員服帶之制 附金玉等帶 王佐

宋制 乘輿東宮繫玉帶 親王勳舊間賜玉帶 大臣金帶

其次則犀帶角帶此不易之制 考之典故乘輿以排方

東宮不佩魚 親王佩玉魚 大臣勳舊佩金魚

金帶六種 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

金塗帶九種 天王八仙犀寶餅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

金東帶八種 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荻鳳子寶相花

金塗東帶四種 犀牛雙鹿野馬胡荻

犀帶有二種以牯特為別

宋初凡新除息慶幸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奉知政事樞密副使

同知樞密院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

魚袋 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

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即賜金頭笏二

十五兩帶副以魚袋 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

三司使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

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樞密直學士

加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及樞密守等官並賜金御二

十五兩帶 知制誥賜牯犀帶副以金魚

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

二十五兩束帶

官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

十兩束帶

節度轉運留後觀察使賜金銜仙花二十兩束帶

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閣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

諸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安撫錫金御仙花二十兩

束帶 諸司使充者十五兩 客省引進閣門副使諸司副使內

侍省內侍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

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

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 諸司使寶餅二十兩

副使至崇印寶餅十五兩 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

奉職借職雜鹿八兩 崇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

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

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

儀同三司節度使曾任宰相者觀文殿大學士以上金束文方團

帶佩魚

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

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 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

上及資政大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

繁紅鞋犀帶更不佩魚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

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鞋排方黑犀帶仍佩魚

於是其制始定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詳定車服

制度六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豈合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則是荔枝帶其初固以賜將相矣而今則惟武臣用之也

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
張耆兼侍中日持賜笏頭金帶以為榮異詔如耆利玉貽永見任
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開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為見
任樞密使使相者皆未嘗得賜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
又有笏頭毬文帶

熙寧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旦
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
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始得服其帶也
又有花犀帶

紫雲樓金帶考

王佐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太宗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
得三十條匠者為之神耗而死以一賜曹彬一以自衛後以隨葬
餘二十八條貯之於庫號鎮庫帶馬後人徒傳其名而宗戚有服

金帶異花精緻者往往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徽宗以賜童
貫諸人欽宗追復還庫高宗

十三年有客來自海外忽出紫

雲樓帶上以四胯出示岳珂蓋虜騎再入適紛紜時欽宗所追不
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蒜人皆突起
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拂及若其華紋則又六
七級層層為之鏤篆之精其細微之像殆入於鬼神而不可名且
往時諸帶方胯不若此帶迥獨大至十二幅是在往時為窮極巨
寶珂不覺為之再拜

唐賜紫金魚袋

賜緋銀魚袋附魚符

王佐

宋岳珂按劉洵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
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 唐舊史輿服志
為五月歐陽脩宗祈新史輿服志不著年月以為三品五品有飾
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還考會要

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息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
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純正亡歿即便追收尋其終始情不
可忍自今已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
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偽也 會要又載高宗咸亨三年
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編賜之
舊史亦載是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
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品賜飾年月迥別
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
斷文紀事固已欠實 又按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
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唐史所載無訛 按外鎮都
督刺史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蓋驗褒飾之說為可據
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內外之寵而已 又按會要武后天授元年
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為龜 又視元年十月十三日

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
行皆依官給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
依舊式佩魚袋 九月十七日赦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
袋 玄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
者亦聽著紫佩魚袋 又神龍二年八月制在京文官五品以上
依舊式佩銀魚 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則散職佩魚
自此始 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為龜正武后革命
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為外飾
蘇氏記又曰自永徽已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
袋員外判試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
令張嘉貞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
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
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又會要睿宗景雲二

年四月二十四日赦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
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
袋參稽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
佩魚益驗襲飾之說為不誣而防詐之制為已變也假紫假緋
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武后之天視而用
以假紫假緋而無間內外品秩者蓋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官
品魚襲飾謂在高宗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
高宗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篲袋紵帛為魚形結帛作之
取魚之象鯉彊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
為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魚亦改龜佩正一意
度耳乃考雜傳記見唐李淳風議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
為唐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
喫踊赤鯉公賣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藩露載武后以玄武

為龜故改龜佩稱此數說始信所疑為有據依新史又載唐高
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莧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
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
收監皆給銅魚符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
符閉門符蕃國亦給符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
其國朝貢使各負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顛
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
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以銅皆題某位姓名
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
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
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四月辛巳傳竹使符班銀莧符五月甲
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莧符為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
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為開國之兆而其地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

意尤不特然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偏然以為
飾至唐用讞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嘗以隋為比新史雜載之
說正防偽之源流要是有盛以袋雖出初意而袋飾以魚本為寵
章金銀之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為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魚意
亦顯然其不可泥初制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 洪文
敏邁容齋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刻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
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
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文明也 珂按以魚袋充賞蘇
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劍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
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勅收
取即將以上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
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藉垂賞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
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可

與職林參見也 馬永鄉懶真子錄載陝府平陸主簿張麟孫
魚袋制度而答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
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為非古制要亦未詳考其所
由云詳見愧鄰錄

佐按宋狀元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母夫人怒以杖擊之其金魚
墜地以此觀之則金魚必刻木為之而飾以金也姑記于此以俟
考古君子詳焉出氏族大全

宋魚袋考

王佐

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太宗既卒伐功垂意右文章服稽古
以為後則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
紫及二十年者叙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
武皆帶魚袋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 京朝官慕職州
縣官賜緋紫者亦帶魚袋 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魚袋宋

朝服之制自此始岳珂云嘗以歐陽文忠公精劉昫新舊唐史
唐要考訂其由雖詳初革然其所以初者抑寓他說殆非國朝所
當因也

宋制服章入御考

王佐

宋之賜章服入街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緋者曰賜緋魚袋
其為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
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街而實得佩
魚如正賜者岳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
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
會要徽宗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
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
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街候回日依
舊服色復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

以借佩又許以入街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
司給告勅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街 高宗南渡而
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
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
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魚不得入街賜帶雖無佩魚迺循誤
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勅或下天官
給告因罷前此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而不考云

佩金銀牌考

王佐

宋洪文敏遺存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責者佩金牌次者佩
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
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廢事
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
李飛雄乘馬既許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

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太宗端拱二年復
詔先是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岳
珂按三朝國史與張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則門下省給傳符
以通天下之信宋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
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實以
常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顯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
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制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
書上銀二飛鳳下銀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
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顯子然則所謂舊制
者唐制也考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一曰傳符所以給
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
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
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什受告之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

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
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
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
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
銀為牌之制豈沿龍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
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徽宗政和以
來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
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為外
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真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為補
始寤前此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神位金版考

王佐

岳珂愧鄉錄云宋朝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
金飾木為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金字珂按典故徽宗政

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
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
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事未嘗無位版上帝供金版則知凡
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秦考禮文傳以經
韻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
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黼以蒼色取蒼碧之義
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
尺取地之成數書黼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
為之飾 又按春秋公羊傳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以休謂匹合也無

古今祠廟考

王佐

岳珂愧鄉錄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
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或出

於水附淫祠殆無足怪 禮記祭法鄭氏註漢時民家皆秋祠厲
蓋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註之曰山
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為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
山有子曰杜證時巫之謬 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為山豈非如
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尚
知有厲山氏 今世謂夏禹為行雨之神謂小孤為婦人之神皆
安行而不以為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已上俱見岳飛之孫岳珂愧鄉錄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三

雜考下

後學古永王佐 功載 增輯

耕織圖後序

四明樓鑰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相思文之酉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
 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至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流
 之書切切然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
 九月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至於條桑載績又燕女工而
 言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未飢
 不寒而百畝之田墻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
 蚕遂為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有
 萬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遑他務首下務農
 之詔躬耕籍田之勤伯父時為於潛令萬意民事慨念農夫蚕婦

之作古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編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
織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每
八句農桑之務曲盡備惟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畧不外於
此見者固已謾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農政聞尋又有近
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主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在
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
維揚持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晚而退開任俸
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
矣孫洪深等慶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石鑰匙之丹書庶以傳
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萬乘之主
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盡知也噫此圖此詩誠為有補於
世夫沾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織維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酸慄又必樂無華力役

以奪其時無分吏暴昏以肆其毒則足以坐享農桑之利而然衣
食之艱矣然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早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
農若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蚕有便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
若上之人尤不可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璠字壽玉
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嘉定三年八月朔從子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奉化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六百戶 鑰謹書

又跋

樓杓

男耕女桑勤苦至矣聲詩以達其情繪事以圖其狀刻實左左以
便觀者庶幾飽食煖衣者知所自云

嘉熙改元正月中泮從曾孫朝散郎權知南康軍事 杓謹題

徐氏善得書堂
天順壬午新刊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三



